

敬
修
堂
講
錄

敬修堂講儀

先一日設

宣聖先師神位于別室、案陳香燭、併列講座北面、同學列座而行、自南而北、以迎講者為尊也、講席前復設一質疑座、以便問答、

晨刻同人畢集、未揖、主簿者登名及字號里籍、送閱訖、司鐘鼓者次第三奏、導講二人、引講者出、

詣

先師神位前、

司礼者、贊云、敬修堂講者、詣

宣聖先師神位前、一揖、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声鍾鼓者

三、拜興者、四、同學詣

神位前、序齒、北面拜興者、四、同學分東西、拜見講者、拜興、四、同學交拜、四、尊者導講者退、就講位、諸同學各就位、司礼司鍾鼓及導講者、咸就位、司礼者、出立

神位之下、高声静息、同學咸收視、返聽、内昭移時、侍書二人、坐左右講席、高声誦所擬講

一聖三賢書本文、堂主開講、從者除進茗小食外、負壁而立、不得瀾聽、

午刻講者退食諸同學各就座飯訖從者拂拭洒掃整
座、奠者復引講者出堂詣

神位前前一揖三上香再一揖退就座開講如前講畢前曾
問難凡解得者即具載講錄併列姓名如尚未得解即
與開豁侍書乃檢書捧起奠贊復引講者于

神位前率同學分班四揖以謝同學于講者亦分班四揖
以前、以聲鐘鼓者三講者退

敬修堂詩經講錄

三頌

其歌者、以人聲比於樂之謂也、直陳其事而無比興、
故以將之也、

於穆清廟肅雍難顯相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於人斯

請問成洛邑謂何、率以祀文王謂何、此章當從此勘入、
周宅鎬京、四方道里不均、期會不一、洛居天下之中、天
子至止以朝、至於列辟來王、勿後清廟即明堂之祀也、
祭文王以配帝、是周公意起之制、既有太廟、不宜一例、

故曰明堂時武王亦并用騂牛合享而獨言文王稱文德以嚴人心正以萃天下之渙為朝諸侯第一義與初載主意同若曰如文之至德其不可忘也重肅雍句正是朝諸侯而助祭多士從頭相側下見得助祭和敬如此則執事等人無不濟肅秉文句統承還重顯相上文德浸深于諸侯即指肅二字不說文之盛被而說諸侯俱與文王一德一心語有妙用蓋此時為攝政之七年千八百中或多商賈興亡在眼意主團結說得親切無間對越肅雍句駿奔走項多士句亦宜側看駿字訓大而疾大者即一項細其義頗宏疾者勿忘厥事不類

句是贊詞、當云文德豈不顯相而益昭、豈不顯相而益順、末句是贊等之意、已就照見卜年卜世光榮、此
姬公之所以聖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亦明堂配帝之詩、蓋此時未有世室之廟、文王在太
廟則為穆、在明堂則專祀、現首節明是配字、天命不是
國命、不顯是通詞、純字却重、與不已正合、次節指後人
當仰承意、假字作何字解、溢字不必作恤字解、只云分
外加厚方妙、若曰據文王當日所為自我思之、那件可

以有益於今日、可知後儀式型三字、不宜死煞看、只在我用得着、故曰我其收之、跋惠孫上句來、大者不狹小之謂、惠者無拂違之謂、篤字与溢字應、前人既加意於我、後人亦須加意履、此文德之純於無窮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聲聲近用有成、維周之頑

此章當与前章合看、前論德、此論事、典者、方冊所遺是也、見得以德而徵于事、故能清而緝熙、但從文典看為尤、據註如所當二字、從後王作解、須云文德原清而緝熙、吾亦當清明而繼續、此光明之体、廣文典不是、禮重華二字、若不是文典、豈能受命為天子、其能以天子

之祀祀文王、留文典之所致、既能肇禋、自然迄今有成、
可見躍魚流火、還是小應驗、此則真正禋祥也、

引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經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章重末節、祭宗廟即是太廟、擬以文王道德深美、可
以係屬九有、意實憐之、欲諸侯眷念先德、較開國之君
而尤切想是初獻助祭、歌此以同辟公之心耳、辟公上
加個文字、即是大文德意、自己便想到後世兵爭之故、
烈者、摹擬文之有克、錫茲二句、直貫下世、助祭錫福

便是無彊末句言子孫當保此所錫之福次節雖是贊詞然按封靡二字俱已預料列國後世所為封則浸凌諸地者有之靡則賂奢偏上者有之故無封靡為戾度最要崇字是嘉尚意成功要說到咸來助祭則享王無失國以鞏固豈不是大勲前錫福已含蓄此義矣我子孫克保則汝子孫繼序而昌大所不待言也而末章又恐其或怠故又或稱前王云文王于子臣弟友無不敬此是人道之最競不顯句當合前於予不顯二句講意注紕字此四語的指文王莫拘前字並稱文武况後武二字原無明注須理會着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徂往矣此有首之
行子孫保之

作字應是創闢意天祚有周自太王始故云九字
前此草昧不可言得太王創闢適稱天意于是文王
亦靜適以聽天命蓋之王雖嘗遷豐而不以有爲見于
時正是康處須歸重太王身上註又字莫泥請看今周
京所通于岐道路坦平如此可知開基實自高山險僻
宜作徂字徂字只作往字解于荒後更合子孫保不是
保此岐山乃保此太王荒作之意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照單厥心肆其靖之

而命自應、此命受之唯、而基之亦唯、繼體稍逸豫、或者
或歎、現鸛鷖之詩、危乎其言之矣、前二箇句、似天以完
璧屬二后、既已受之、須當寶持勿失、宜側下省、警風雷
而知悟、便是不敢康、夙夜者無時或怠、正是實際工夫、
基字好、武王受命、已足晚年、僅一六載、故奠定根本、正
在此時、况漂搖方甚、骨肉乖離、曰余未有室家、可想見
終身之義矣、寔是德宏深、密是德之精鎮、緝熙二字、若
指文、武光明之業、須竟臻肆靖句、不宜復有殫厥心三
字、可見即指心字、心既光明、繼續而不已、便是眾慶、沒

句云、今日安享治平、多是立基牢實、搖動不得之故、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性考作牲

此宗祀也、配帝以之、右字即如任意、正是配處、全章
重既右句、首節我字、緊昭末節我字、日靖之事、我奉天
而身肩之、則此配帝之礼、創行自我、誰可代得、恰像我
與天、與文王、就有一体無間意、牛羊略見與郊牲不同、
惟天句、如注不敢必、明有威在矣、昭末節看儀式型、雖
云無一不法、但所為典者、原以靖侯服、非以靖四方故、

須儀者儀之、武者武之、型者型之、有變通在、三字疊用者、不拘一成死法之謂也、日字昭下夙夜、已有保字義在、既字緊对首節其字着、其尚虛擬、既則實然、須云法文典而能靖四方、此確一事、果與天心合、豈不與天同來右享、嘏字即指四方已靖為福者、末節我字、直行擔當、正應首節一語、見此文既配天、文即天也、不宜懸觀而忘天之尊、故但云天之威、而不及文王、可見日靖遠、相與無所寅畏、文即忘之、天當不許、予時而作予是解、保者保此文王與天而皆右享之意、不過靖四方予無窮耳、

時遇其卯吳天其子之。寔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祗位
載斯十之。我棄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章意在稱人以淑諸侯永保右序宜重首節周制十
二年巡狩則武不當此時二字應指後王講。現東遷以
後天子無所候以自重則知此章立意真有遠見。春秋
係王於天即此首章義也。其于二字不是活語。須云名
曰天子寔落天以之爲子矣。如是凡吾所至皆當奉天
以行。如下二節是也。寔石二節總是權歸于天子絕無
謙讓意。右序于上子字及下后字作三樣看。天之建之

耳有誤

曰子歷代帝王傳之曰序四海君之曰后實字而允字
俱是以天自居是自任口氣薄言與他處不同若曰不
必大用吾威而所至之國已莫不如天之臨于其上震
疊即九經所云天下畏之義也懷柔二句是况詞雖
屬於告甯事然巡狩專為諸侯不為諸神須云彼國諸
且心招來奠定則在在者可知矣河嶽為百神之大者
故又提出言之紀云不但天之子實為天下第一
錄外又得在我管下敢不信從遂接云此昭明之有
用自為有殷今則光明洞達更翔易制絕無擬隱可以
公富于天下者是昭昭明于是降天之生殺舒肅而行

無陵序字本上序、我以功德而歷教序於我、即當
後、之功德而序後、載最三句、是式序中最要事、若後
亦、世、任武事、似親見後世戰國氣象、豫為所、者、
此、前、必、姓、公、行、作、如、數、在、數、百、年、前、亦、一、奇、也、提、之、
以、征、誅、得、天、下、是、以、六、教、故、特、以、此、編、之、求、非、他、求、即
從、有、位、中、頭、後、之、亦、式、序、中、之、事、干、戈、弓、矢、為、凶、器、德
以、懿、稱、是、絕、無、幸、康、所、以、為、美、与、上、而、句、一、意、肆、即、肆
諸、市、朝、之、肆、使、各、國、皆、耳、而、目、之、以、為、凶、的、終、完、得、式
序、事、不、說、天、下、如、此、而、可、保、乃、云、我、能、以、此、法、永、保、天
所、以、予、我、之、意、提、是、乾、綱、在、手、不、到、寄、落、意、不、然、先、王

二字文氣便不洽。合前兩九五。又確宜如此講。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其明。○鐘鼓嚶。磬筦將。降福穰。○降福簡。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章文字。無深解。与前姬公諸手筆不同。競即敬勝解。烈指功業。維世克。是曰顯。上帝句。振承。註亦字可勿泥。自彼二句。似出享前業也。須有克羣無缺之意。○終。可見不是靠前人赫濯為声灵。果能細。彰察。質而切。無鼓詞。樂而祖德不洽。便不和。鐘以宣之。鼓以勸之。磬以辨。管以合之。和無清稂。集無掛漏。神

既享我自然獲福、則訓大、与稷、多更進、声音所以通
徹、从儀所以著顯、皆我所以格于三王者、配祀于水
、配、王之祭、不是另有三王之廟、還是七古中之
三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庶民莫匪爾極、貽我来牟帝率
率育、此、陳常于時夏

第二語直曰配天、所謂賦其寔也、文字已照到陳常句、
與常顯著、正是文獻、天欲養民、又要教民、成功文章胥
此、配天者豈止粒食己哉、要見五穀之藝、自神農始、不
始于稷、者官也、時以洪水九年之後、地多傾圯、高下

大判其土宜不任所種而民方覩溺力不耕耕種失種
棄地廢時落業九州皆然現此疆爾界句可見立字不
必泥注粒字燕字訓衆正與無彼此合極字該後四語
者既免飢渴復能踐履才與天地並立故立字不止于
養而始養之至極月令麥為首種故此章与下章皆
止云耒耜不及耨種我句明是給種高燥下濕酌分
種全在耨耜兩字而天原詞若曰此係上帝命以編耨
字則子文與燕字合所重在無一夫不得食終
于下句文意極顯此曰不宜丢了教稼須云無從此
皆可收養則司徒職從比處可施明是君臣父子

之常道穆寔兼之 德之極豈不文哉

曰工教爾在公王釐爾來咨來茹。嗟工保介鉉英
之 何求如何新舍皇來年將受厥明。昭上帝迄
用康年命我衆人。澤以鉉金觀鉉艾

此章或農官使受成 俾令保介命衆人勤所事以無
負上帝康年之賜戒者只戒臣工所戒臣工只安來受
成法其履畝命衆人是保介事非臣工職也不曰農官
而曰臣工見得農官是司農亦即卿之列如唐虞時稷
為五臣之一原非卑職農官所職但小民私事合天下
之私而成功事亦即爾之公事捨此不改便是失職教

且保作具

在何處、下二句是也、成法者何、后稷樹藝之教、固是祖傳、照下節看、毋失天時、毋乖地宜、母倘廢人力、毋間缺農具、想此功農、必有條款、故須考問是盜、領受是茹、此處有虞、惕不敢怠慢意、下節戒農官、而兼言保介、不是而而必行、乃是并勵諸副、使農官得奉行、以嚴乃公事也、保介如鄉遂之司稼、口酹之田、峻田正等、維暮該三時、是毋失天時、口又句見得無他營幹、只此一事、須當細心、口言如何句是無乖地宜、田二三歲後、例與等等同課、故加如何是酹酌牛種、酒與和種有要、若云藉田不自以墾者、若溝之田、用貢法、則全屬私田、舉新畜

以概其餘也。於皇句承上將家與迄字緊對。暮春農
事伊始、便思受上帝之命、明而不道此上帝、就要以康
年字之、迄字作便易迅速解、于是衆人皆命、不令勤惰
不均、周用助字、小力盡稍或懈事、則又以衆故、反致失
業、故迄字有解、所為偏廢人力是也。錢鉏與鋤、為耕
獲之具、與此以概其餘、所為毋偶、缺農具是也。保介之
怠是、是即農官之不教、勉之勉之。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數、度幾風夜、以永終譽。

此是詩經車解註云三十里萬夫之地、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

夫為界、又云川內之田、方三十三里有奇、夫賦以萬夫
為界、前無明文、川內豈能額定三十餘里、鄉遂等官、豈
專主川內一方者、未免互舛、當活看、提之溝洫用貢法
是實、章內追稱成王、曾以明命格汝眾庶、見是祖制、非
屬創聞、亦私處、須云行助法為公田者、自不必講、只溝
洫行貢法之私田、亦、發無刺、發字不必強作耕字、况
一明有一耕字、只說三十里、皆發動舉事、駮事從終字
見、二、一官竟、則識大矣、亦字正指公田、已了此私田、亦
復如是、不然此亦字無從著落、十千者、概舉之、見為人
無不為耦、提之無以順者、正是車時農中要件

樂耳多齋多稌亦有高唐萬俊及神為酒為醴豈昇祖妣
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解
此言其以無嫌疑而永遠誠服意全規勉首節是即祭

亦元足斯容對振字見二王之後即祭時濟將有事
之容正與舊之一高振舉相像次節勝國之後鶯隙不
形在彼國者為客之民然即我之民也不以遵行彼之
礼樂而稍有介意在此二字指廟中言與我之同異禮
諸侯共有事祭享不以其衣冠制度稍異便有外之
意也是客之一德一心所在下舉字指此二語因勉之

曰其庶几夙夜黽勉以克終乎、

有督有督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由縣鼓靴
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
聽我客戾止永覲厥成

傳易章句

豐年二字舊斷講若曰此誠大有之年矣魯恭句是証

據亦有二字應豐年以見得歲、豐年今亦有之、為酒

二司是報賽是事、即以神所既享神、蓋不以外政之具

當作款

讀祭、祖曰國我、烝畀二字如註、祖字不敢云後稷、原無

指名、即鄉黨萊羹瓜祭註云、祭先代始為飲食之神者

是也、大率據指先農、註別先農于田祖未協、方社非祖、

亦不可如以妣字、俗云田公田母、正合此解、百礼推開
說、見得置羊之入、吉凶諸事、都可辨得、農家凡事全靠
收成、則神之降福、豈不咸備、若百礼粘在報賽上、事已
倍于巫界、以子口氣、不便複提、

積興添沮、潛有多魚、有公、有頗、鰲、鰭、鯉、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旧重先祖是懿、然我客永觀、始能令祖、緣興始作樂義
合、首節胡然有暫在周之庭、與下客字照、見非客所習
見、明是特創、次節皆是始作、樂器非旧、則所以懸樂者、
亦有時制、鼓為樂之大者、而懸鼓為周制之所特重、故

提出言之、虞以覆袖、以輔業、是橫板、崇牙之絲色、
畫于懸處、而又樹五色之羽以美觀、提為下懸鼓而設、
懸鼓之外、有應有田、是附見、又難以節樂、磬以收樂、祝
以起樂、圉以止樂、所包者廣、故既備、而簫管者、諸音、以
之、候氣無不准于十二律、而脩字、是足而又足之義、哩
哩以始作、而声自大、以以声言、肅以客言、合肅雖而始
為和、而始為入、此正揚屬開之功、德、先祖寧不俯與決
洽、我容亦免有興亡之感者、客不心服、先祖尚或芥帶、
成為樂之成、客助祭無不終事之理、永觀者其心樂焉
有成、則先祖之所更合、

有來難已至止肅也細維辟公天子錫之。○於荐廣壯相
子肆祀假哉皇考經子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熙父皇
天克經厥後。○將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在烈考亦右文母
此季冬季春四次荐魚之樂歌也冬當魚凡魚皆荐春
正荐鱸是時獻不是、祭、潛字不是現成深字解乃吾
積崇以獲之、使得深藏之謂、原為賓祭而設、魚師始魚、
魚天子現本不是偶然事、是礼中一件正事、

我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日和鈴央、降筆有鶴休有
烈光。率見昭考以享本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祐烈文辟公經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全詩無微意、以之為微、相沿之誤也、以武而祀文、從著
 既有天下後、得以合諸侯而助祭、為克昌實事、可見先
 人格天、故厥後享此多福、二綴字妙、惟恐服事之心、未
 必附協、故再云安我、使我心無掛碍、首節頗有張大意、
 在邇則和在廟則肅、分遠近、下二句見得享廟之礼自
 我初、初則無辟公之二相也、未嘗天子而主祀也、今時
 行此礼、而穆、深遠之意、漸通乎神、已昭末節右字、次
 節廣壯指太宰、未為天子時、不敢以此為敬、可祭祀中
 第一事、故特言孫、字訓、陳字、然頗有周徧意、見目祀
 時無不著、假字深說、為天子父、享此祀礼、豈不光大享

我之祀，即是安我之心，見得^{由書從}不以甲子為嫌也。第一節
乃云：我之行此太祀，不^是我能自致，自^{即文王昌黎}即文王昌黎宣
哲如注，文武即從附眾威敵說，人即人道，后即君德，燕
字是大概莫定意，本文無人字，莫安一時，至于天心亦
委蛇而歸之，及字最也，今日昌大氣象，總是文德所既^{由書從}
用文明，所謂臨文不諱也，諱名而不廢文也，此時武已
九十有餘，望于眉壽者切，繁祉謂天下和定，所籍于然
護者正多，而烈考考我，保及父母，終見親^切一休，一室
無間，裕情^人人子堂祀娘來以快父意，大率如此，語真為
繫。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萼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有客信，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涇威降福孔夷。

凡助祭皆朝會中原事以朝會為主載在三頌者大率闕乎宗廟故尔。而辟王承之又是朝後大祀見字正是秦朝此時三監屏絕微子嗣封又是一番氣象故厥章不僅。武王時旧方策也當有申飭成文在龍旂三句如註。纘首有鈴亦貴和順上圖輝光見威儀大者猶復如昔此節絕無庸意次節是旧例據註除太祖外左昭右穆是連太王季文王箕武宜屬纘即以文武箕

文亦為昭、要知周尚右、當從右穆說起、列左于右前、是
是不悞、孝是心、享是物、不聞諸侯而上、是率見者以之
莫誤、三以字緊接、眉舞三句直下、介眉舞以保此極
大之多祜、明是辟公之綏我多福、使我續^傳光明之業、即
是永保意、祿字與二祜字福字一義、純則全美無間絕
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邁劉耆定爾功

同前

此微子初封、來見祖廟、不與振鷺泛、助祭者同、古爵
人必于廟、故來見廟、此去為諸侯之始、故致悽、之意、

首節二有字是劉見意白馬得從勝國所尚之色即舍
後漢威義敬慎從教取來其說如是為客者可知就國
有定時故云信國留之而不得繫馬留此馬以不忘勝
國之威儀也而與追俱託言非認真字按舊安其心恐
彼以與^此係念故左之右之無方也漢字是不好字而
大略云過分的等或獨異列辟得守先王禮樂亦屬贅
侈意思註云用天子禮樂來合勝國之後所尚色數所
用禮度是彼本朝故也至于為彼天子所用者彼以客
之云耳福字若解作我與之以福與廟見連了見得此
深感字吾祖優待吾客即是吾祖降之福要訓平者得

平常不甚打緊與註更合、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嫺、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周樂為武、此其舞歌之首章、所為象武王之功也、武字從止從戈、制字之始、原在止戈、必原文王、猶執主之意也、見非有私天下意、於皇、字、從烈、處見、首二首是作正面、下五句是推解前二句口氣、玩者字自見、明是武字、倒與文字合、允文緊對下制字、如傷孔通、真正不殺便是文、以此開之、武敢不受、字中有變通在、較好

殺、我用武以勝之、勝殷而殺止矣、是止殷之殺、不是初
尚殺、勝殷而後止也、功字應裂字、尔是作如此解、應皇
字、

訪予落止車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艾、將予就之、維猶判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陽厥家休矣、皇考以
保明其身、

免喪而朝于廟、然後坐朝、礼也、廟即太庙、說武王定帶
文王、必係姬公作作、首節免喪後、語氣悽惻、武踐祚未
幾、輒有負康之舉、時嫌疑起于骨肉、漸生掎抗、所謂家
之不祥也、在疚正之喪中、於乎二句、即是末節思字、不

思豈知皇考之孝、永世不是終身、指武王末受命而成
達孝講、克孝又即下念之切處見之、念字非空、想像
前輩儀型、日靖風夜、畏威皆此意也、庭非庙庭、君親見
于臨民之慶、夙夜字本宗祀章夙夜字來、敬字也不是
空、慄惕、湏令到造家方切、末節說皇王、見序之所自
來、朝後便親政、正是繼序、思即上皇考念字、皇考念于
前、予小子敢不思于後、不忘祗指造家言、夙夜以之、使
是不忘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在上臨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

字即指在庭在家有微駭處便是休美保是奠安明是
潛哲全伏群工于紹慶細一開示終于皇考體體之身
有所裨益

予其憊而妥後忠英于屏峰自求幸聲聲允彼龍飛
維鳥未堪家多雄予又集于蒙

分丁幸

此章一呼一應另有作詩一併但上節還是頂上延訪

來約略其意而設為警戒不必果述其敬字全章血脈

有保

天道顯赫不可玩忽正是宜敬處命之不易見得受命

解

難保命更難無曰句是戒詞陟降二句雖是顯字然正

教他如此以致敬註常若二字妙正是心工覺得他陟

降監茲、不宜果說、天或臨之終是、不聽指質言、質不足
以敬、故須學、日月者、天之所以為光明也、天之顯處在
此、吾于此就將、便有瞻天而黽勉不怠意、進日而月、便
是緝熙、即是光明、但熙字從進德處言、光明從學之完
徹處言、天命在躬、仔肩匪細、既蒙警戒、還藉扶持、有進
一層意、顯字應前顯字、天道昭格、凡有一毫曖昧、便與
天不合、便不是光明、便不是熙、便不是敬、

載箋載耘其耕澤、。千偶其耘祖顯位祖畛。候主候伯
候亞候旅候疆候以有嘯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帑淑載而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騶、其遵有厭

註雖云、詩落、然本文只是悔悟防慎、到末二句、言外露

其傑。厥、其苗、其庶。載獲濟、有實其積、萬億
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馨、其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求助意、只重首句、是直說、註何所二字、與其字不念、勿
泥、若曰、予從此懲前日之誤、而慎防後日之患、莫字贊
四句、正字懲惡意、不可仍前輕使較信、不好顯言、故託
喻、与比、体不同、玩四語、不惟武庚、專以託三豎為誤、此
詩亦必周公所作、雖大義滅親、而此中有十分難過處、
故借詩落之詩、自引信任之誤、託王言而使天下諒之、

據註未堪句作幼冲、末句作禍患、既云多難、已明是管
蔡之亂了、蔡字須以王室危而復安、天心正在難測、人
情不免生疑、所為苦在心頭、無處說得、集字又處、可
慮、事、宜、所、正、與、前、安、字、相、應、結、合、

爰、良、非、傲、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篚、伊、糾、其、錡、斯、趙、以、蔣、荼、蓼、。荼、
蓼、朽、止、黍、稷、正、穫、之、稔、。積、之、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以、閑、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穀、時、將、社、有、秣、其、角、以、
仙、以、續、古、績、之、人、

戴聖

報齊憲于永節見、首二節略舉耕耘、第三節言脩耕事、

此是註
卷八自
註但止

而本及播穀第六節備言耘耒而并及積糶然後畧事
始竟酒為三句合下節是因糶而得行奉先享賓養老
三大事末節見得年例不可不報正是章旨茲稱是耘
以前事勿悞作耘字解澤略言土非初闢千耦畝略
言人無留力于是暢言耘事由人力併齊人心協豫自
而伯而亞而旅如註解疆即有餘力而做工者以別合
畔而互為工者人多則饑時有聲思婦勿泥註婦者農
既在田室中諸事全賴饑婦為之故辭氣和順依者饑
婦咸受天命○紹料室中致各相依而不去播穀止生俱
如註是附見又暢言耘耒厭○即上節厭字無不氣足

謂之厭_二、此時苗本已長、易于蹂略、所以貴乎詳審、獲
獲積如註、亦附見、此祖妣字、比前豐年章不同、前是田
祖、此是宗廟、百礼推開、如下^節燕賓饋老皆在其中、此報
賽事、卿大夫以下有田祿者所為、非編民歲事、玩邦家
耆老可見、有且與下句皆指豐年註、單、說稼穡、未合前
豐年章、亦有二字、正暗合、振古句

絲衣其紵、載弁俵_二、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爵焉及鬴、兕觥
其俵、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豐年章

解俱如注、但不必單列耕耘、自耕而播、而饁、而耘、而茂
而獲、而積、而藏、而寧、一遞下、此祭方社田祖、以土神故

絲衣

用黃牛從其色也。末句即前章振古意。本年例來、
於饗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福、
王之造我、用是嗣實維爾公允師

此士助祭于王、獻酬交錯之詩也。從主祭者而言、大率
以烈文獻辟公、以絲衣獻士、現詩稱此亦二字可知、對
烈文並看、重兜饒三句、以上序其職事循禮如此、既飲
酒而能敬、正是致福之由、首二句以衣冠別其為士、時
多士劬勞、只見服此衣冠者、絲衣訓潔、依訓恭順、不過因
其執事而形容之、主祭常在基、未祭而省器、壺濯豆
在門堂、故曰降、次省牲、在門外、故曰反、告克以省黜

鼎幕註無反告二字、則當如省器一樣看、方祭而獻酒、
咒饒是正面事、末二句与首二句不同、前是形容、此是
贊美、不只在声上見、不教在客上見、是挺威儀能敬神自
錫福与他、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

註云、內則十三舞句、即此句也、是舞時之歌、或云酌其
時之可否、故曰句、二時字重、正與天道為屈伸、凡商周
事、皆不為于不可成、是是知哉、不然與悖、遂無二、首句
是冒、下三句鍊字、還屬光大看、与下熙字合、不是註初

有極盛之師而不用口氣下源云何以見其鍊時晦則養而時熙便能用所以為光大宜側着妙在能屈而後能伸也不是能屈能伸相對的話細玩首句自見遵養旧云退守臣節大非現兵諒非驟舉可知豈有奉天伐暴之任妙在能忍遵是循時養是養我之兵力晦者所以熙也不是晦到底說話熙上加个純字妙是天道人事全然大光無一毫疑險是以一用大介而事成終見得於鍊璠於鍊字應龍訓寵似有私幸意正以起末句公字公者公事也不止到一事字見得時行時止乃是進化無私妙用與天下共之為之至公我寵而受此

豈敢以私事、亦惟師存武以天下為公、許多應時的作
用做法、終見與聞關於我無與、總是法天、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教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

繹思

此亦祭武王之詩、先偷下武字、見得用武所以安民、屢

字與匪懈應、豐年之屢、正見天命之匪懈、註然字未安、
桓、四句、是武王俸天命保功臣以定國、定國而云定
家者、此時家難方平、賴四方分封已定、洛邑生變、不足
為累、正見萬邦綏寧之益、保字是無走狗良弓之弊、善
全功臣、分封四句是武王身事、克定是武王身後事、因得

云此安民定國之意果能昭答于匪懈之天間字是間
隔之義皇訓君字君天下于遇接處正見匪懈雖在改
革天命原無彼此間而未嘗有間也或直項克定來作
後日風雨漂搖者便寔是間總是武王保有妙處愈見
匪懈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
王時
周之命

文王既没
五年

大封功臣是武王事二我字明指武王而詩柄云頌文
武之功則此詩似作于成王以後者要見振頌文武即
述武王分封大意以見文德之不可忘終合勤字于功

上見註得字不合、文之時非周之時、既已修和輯寧、還是勤于商、而緒日閑、則業自大武、不得不當之、受即受此土地、神明無可思、從勤而得之、則有可思、故曰緡思、天下安定、練完滿得一勤字、然又當思勤者在商、而出以應受者之命、則已屬周、此處不可玩忽、前緡思是原土地人民之所自来、此緡思當以曰邦而傳新命、其所以然之故、各宜体認、言外有勉勵意、

駟、壯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驥、有黃、以車彭、思無疆、思馬思新。駟、壯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驥、有黃、以車彭、思無期、思馬思新才。駟、壯

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禋思
無殺思馬斯作○駟○壯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駟有駟有魚以車禋思無邪思馬斯但

於時周年

此與前時邁章一意前兩有周此兩時周、見新命非
復旧邦氣象首句皇字作君字未安註美字不如大字
解為正首句與末句應、提是喚醒人心、各宜遵守意陽
高山即係墮與喬、正是祭告而祭望主一之方岳言、猶
河是周四岳、不重河、與前時邁及河句稍異、夫祭告者、
朝會之大端、亦朝會之始事、故又補出聚諸侯于方岳
之下、全式是廣譟黜陟、此對字乃是答字解、凡修五祀、

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宣布新朝政令、所以答其仰望、而又叮嚀之曰、此時周之命、不要省做故事、三個時字一意、抵說此日常权的、便是有周、顛時二字、亦云此日時來、与旧套不同、見非時則与地將義大乖、般与魯与酌皆本文所無、或取即樂之名、以樂起名、不以詩起名也、

有駉有駉、彼來黃風、夜在公在公明、于飛于飛、于下鼓咽、醉言舞于清樂兮。有駉有駉、彼來壯風、夜在公在公飲酒、于鸞、于飛鼓咽、醉言舞于清樂兮。有駉有駉、彼來順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

駒馬

有君子有穀貽子孫于胥樂兮

註言僖公牧馬之盛、作者之意便淺、還是借馬以徵其
國之富強、總與思字合、非^取言馬也、古人問富、舉馬以
寸、分封列國、特稱千乘、以地作、則封疆之大小以列、
乘以軍用武、則師旅之衆寡以彰、况魯患在積弱、至僖
公而振、覲東遷之後、威稱宣王之中興者、于六月則云
戎車既饒、比而四驥、于采芑則云四騏驎、戎車噪、
于車攻、^{則云}四牡龍、四牡奕、于吉日則云田車既好、既
善我馬、總是借車以形容其盛、非真為車馬作解也、思
字是公之立心經理治安、原非諭力^{有誤}淺其思、便到尊處

亦復尔、每章末句、思馬不宜實者、玩斯字自見、時解
璚出蓄牧有方、是僖公一典牧之官了、夢極夢極、可見
經綸起于寤寐、而國之富強、徵於其馬、此時列國大都
尚材武、逞議論、求諸心學者少、故以頌美僖公、殫以地
言、斯以時言、無數是不忘、無邪是不僻、諸如註、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鸛鳴
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
止、其馬蹻蹻、其音嘒嘒、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
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
龜穀、以介眉壽。序、魯侯啟明其德、敬慎威

有勳章

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虎臣在泮
獻猷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多士克廣德心桓、
于征狄彼東南燕、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誥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送式固尔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
桑黹怀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此是魯公燕飲而群臣稱頌之詞首二句以筆法相疊
起興想是就燕諸臣秉觥而往偶舉之非有所取義也
明、訓辨治時在燕飲易于疎忽不逆不乱是章中喫

緊處見燕飲非過酒無度之舉而驚字上是羽下是如
驚鼓非舞後另舉鼓其舞也下舞字指飲者言以礼節
樂非繼以酒所以可樂次節飲酒正言君臣行燕飲之
礼原非無名之設醉言醉是必醉而後歸非寔指歸也
載燕与飲酒同國家所重只此有年善後二事故以致
頌三節末節以二字為樂

閼宮有佺實、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違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秬秠麥
奄有下國俾民穰穰有稷有黍有秬奄有下土續禹
之緒。后稷之孫寔維大王后稷之陽寔始剪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祐于於之與無貳無虞上帝陟女
敦高之施克威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貳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
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禘衛白牡駢剛
犧尊將。毛魚烹羹遵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
熾而昌俾而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
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
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保^而昌而懽保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貳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
巖、魯邦所臨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龜繅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
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
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壽祉黃髮兒齒○徂來之
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閟路寢孔碩新
廟奕々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詩洋洋中章全章當以既作洋洋字准事攸成爲主詩書禮樂魯國所

嘉尚時沔公之礼義廢通沔喪不讀作詩者見傳公能
復曠典遂以文德修而遠人服誇為盛事通章全是裕
折衝于樽俎意三章飲酒句以前是飲沔宮實事下始
露出頌禱意現允文允武一語正是本道德而該兵戎
莊學中要緊間觀思樂二句上句是賦下句是起興魯
侯四句總是創見意袋口嘆分听觀耳目一新光景
魯是公爵前稱侯是大禮之辭侯至定有講學行礼等
事不是但來飲酒無小二句人心悅從就要說國內觀
矣如此聞風可知如下淮夷說終妙二篇焉不是但
言島之盛即焉而見威儀之勳要莊學為創見事此風

廣大著、可以及遠、正射著淮夷、戴色二句、却是柔遠根
苗、古立教以啓來為要義、色笑是也、匪怒二字、非于色
笑有別、作者之意、正說我公全不尚氣質、而接以伊教
二字、若曰、只是該掖為主、以此布為昭々之音、豈不遠
人感服、三節飲酒字、須帶曠典復、而遵行燕飲之禮、詩
柄中重沔字、不重飲酒故也、永錫句、是飲酒常套語、不
算頌禱、此以後終是頌禱、長道蒙講學來、長字對屈字
看、通長故能不戰而屈人、屈字從折服義、雖不指淮夷、
而所該者遠、四節穆々從在學折心于長道、絕無浮露、
終是深遠之解、敬明二句、測下、以敬而明其德、即以敬

而著于威儀、民則效頂、允文、正是講學事、而允武便已該得前群醜屈服、可以想得武字、烈祖一字、造命、一是開封、原不由韜鈴起家、故允文而該武、便見孝養、伊祐正指外患不作、已即含下服淮夷意、五節明、二句、緊對前穆、二句、前在學時主于敬、故重深遠、此則作現成解、不主于敬、見得此穆者時已光昭無外、果然光明、以啟下句、你字指葺修看、詩人之意、專在此二語、此後多是形容、與頌禱類別、形容是為蒞學後而顯其有此、訖誠聞設獲二義、受成、受成命也、釋奠是和奠而釋之以畢其事、因有首饗、及通勒于達等事、故須淑問、濟

濟郎多士即指從公于邁之掌兵事者、以學中受教言、
故略虎臣等名、而稱多士、德心根四章德字來、公既歌
明其德、多士須張大其德、而使之遠暨、于征是有兵名
而止于狄、不遠遠之而已、東南二字、域外之稱、據狄字
本義、付之化外而已、軍威軍律軍情、是形容于征時事、
亟是衆、皇是大、德之日盛、不吳是鎮靜、不揚是進重、詔
是治獄之官、不告是不爭功、際在泮與上而兩在泮應、
猷功包上因猷、正指狄東南為大功也、至此已完淮弟
攸服一語、角弓篇又申言淮弟久之無變志、首四句是
事平而兵力尚爾有餘、是不任賢蹟意、若曰弓矢豈不

完備車徒豈不精勤而既已克之不能藉乎此四語中
可想出前匪怒二字來孔淑到甚善明是格心不逆是
不抗顏行即前屈服字義而式固二語又深一層看見
得道義字強可以不拔仁者是敵功在德然則謀猷豈
豈不是審固須粘在學面上講辭令卒獲者到底獲其
心不是以怒而強制之也末節是形容不逆的實事集
于泮林取與取妙明是誰來反側以泮宮而來歸化也
懷我好音影孔淑字音字与前其音昭一字相應認以
声感以声應重一標字覺悟前非便是孔淑猷猷是
現成字樣下元龜等認是猷不是既猷猷而又猷此三

者、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鞀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絳
我思成、鞀鼓淵、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
孫穆、厥聲。肅鼓有教、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燕嘗
湯孫之將

訓字彙

首節廟和成曰新廟、加以美詞稱闕宮、見深閤為神靈
所都、意是現成話、有恤是言致敬、所以清淨、寔以下之
基、言故、以上之結構、言追原、後稷所自生、不但立廟
之由、是言賜天子禮樂之由、故因廟及郊、推到後稷不

是泛泛、從此置土田附庸、乃德公所以有來歷、般得詳盡、上帝是依句、正是配天緣故、降之百福、是天詔之以嘉種、據後看起來、就是福了、故曰百福、奄有下國、從降福來、言福之以國、是封于邠、下奄有句、從保民來、言五穀彼于下土、五有字一併看、莫錯、次節剪商、是論其緒、可以無商、不是有此心、屆訓極、是商命至此而盡、上帝句又應是依、若曰自后稷時、天已相依、至此時有何疑、二、王曰句、見得多有功、而獨叔父勳更大、三、節封魯之寔、周公之孫、見嫡孫承祀、不與下句對、龍旂二句、指廟祭威儀、不必兼郊、以本章重廟祭故也、春秋二句、正

是廟祭勿忘勿棄、是寔事、此處當接云開國始于后稷、而蒙特賜廟与郊、並以天子礼樂、則后稷配天之礼、為魯之異于列國者、不可不提、享饗義同、而書法異、上享字是進獻、下饗字是來享、功德相配、故曰宜、降福句即下天錫一句事、玩末二句亦其二字、則知廟与郊當側看、因郊而知廟之獲福、亦必如是、語氣綿合、秋而四節、所云福玄者是也、魯壯時解謂不以臣礼待公未合、還是依註不敢二字、所以別嫌、將、是擺列嚴正、毛點句是三味、蓮豆句是三器、以上是三礼、舞句是樂、萬為樂名、該得廣、故曰萬、成昌是河、年歲是壽、時魯不無削弱、

故以保國之久、不致傾覆為祝、三卿皆壽、君臣等於朋友、正見心膂契密、如剛句、還是鞏固之勢、不必定從壽面上解、公車節又以武公禘之、合下二節、俱是開疆擴敵、保國復地等意、魯方積弱、所要在兵戎故云、牙與弓、載于車者、朱英句、又是飾矛約弓之具、千乘其徒該七萬有奇、言三萬不盡用也、朱綬所以綴具于冑者、增是三萬或不足、則或以次第增蓋、故復舉之、戎狄在西、北、荆舒在東南、見威震域外、下接是福壽、略蒙上取來、有誤見得武功如此、而祖之福、有復如此、重疊不已、泰山節三句是原有者、時淮夷久為魯害、故字大東、海邦側

下、來同、勿把三字並對。荒是初聞、同是齊至、率是東郊、
從是來歸、而以末句結收、未已也、保有節、亦即此節意、
從因淮而並及徐宅海邦、蠻貊南夷、末句文氣似遠人、
惟魯侯是順、一說、魯侯心安、則獲福更大、天錫節、自以
天字之故、遂云交際獲福、按全章文氣、似不宜顛倒如
此、當云庙祭、奉后稷功德、來則布祭之獲福、亦自配天
來、皇祖之福我、即天之錫我純嘏也、復字蒙保魯來、常
許還而後復、謂之保、那國是蒙魯三句來、內助于家、和
衆于國、從所以保國、真分看、既多是七句結收、正是純
嘏慶、而末句又復叮嚀者、諒公之兄閔公、八歲被殺、故

禱壽更甚于福、斷是于產地、廣是于工所、壽是長、福是
是短材、舉松栢而全侔、儉、舉路寢而全廟、該、新廟提收、
奧斯是公子、亦即周公莊公遺休、他日主祀者、為之監
作、自然精神教通、料理詳慎、與諸臣不同、末句最要、魯
之得國、由于粒民、即今廟享、亦能協眾、提、登民起見、是
若于魯侯是若逆應、可見君民皆協、神之應之、寧不福
汝、

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
壽、黃耆無疆。約、軌錯衡、八鸞、以假、以享、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燕喜
湯孫之將

將歸章

以末節為主，商人尚夙，首二句該通章，那是指聲之多，
洋洋盈耳之謂，不止樂器說，鞀鼓樂所由成，分舉以見
其備，下是未祭而樂盛，三闋而後迎牲是也，衍我，是我
要去衍也，是未然事，次節方祭而樂盛，釁字貫一節說，
正是釁，釁聲嚴，思是齋時事，或是祭時事，所為思之
而成其人者是也，安我，是慰我，正是神明來格，安註云，
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似綏字与格字合了，悲屬未安，
和者音叶，平者諸律，均，以樂下之樂，而依堂上之玉磬，

終是和平、於赫句妙、再提湯孫、見一倅同氣、不是隔屬、
故淵、噫、提之為穆、就舍後宮格意、三章為祭畢、
而樂盛、錦鉞萬舞、係九獻之後事、自古勅指前朝大例、
溫恭二句、時与是分、無一時一事不教、末節湯孫、提前
兩湯孫、應自古而句、傳自先朝、猶屬規制之迹、本字一
氣、妙于精神之通、神豈不欲、

天命玄鳥降而之商宅殷土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騂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聲域彼四方、四海來假來假祈、景員

卷之五

詩柄與那同、但前只重聲樂、此章原烈祖之功德、施于
無窮、故能天人合如而致福享、首節烈字中、已會得天
得人意、其福後人、秩然有次第、將以垂久不替到尔、此
者一氣說、可見以一体之故、享通無二、故次節志物俱
盡、卜其綏我、祭時候美熟而荐、然以酒而主、美次之、齊
我、荐酒与以美俱有之、不是原厲載醑說、齊与前綏
字略異、綏者安之以心、齊者儀之以像、戒平指美之宿
戒而味和、微二句、總承酒与美、無言是靜嘿、無爭是柔
順、三節得人得天、本烈是主、下字烈祖之秩祐、不得有

此約敕三句、是諸侯助祭、是得人、我受三句、是七年礼
備、是得^天裁假二句、繼承末句無疆、即應首節無疆、見得
天人交会、總是烈廢、故能無疆、末節与前章稍異、以申
錫于我者、而欲我以受申錫之人、而先將、俱由一氣、^{有誤}關
通、自應來格、

潘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既長有域、心將帝立于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
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遠、聖敬日濟、昭假、遂、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

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教政優，百禄是遘。受小共
大共為下國駿虎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悲不諫，百
禄是綏。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蘂莫遂，莫造九有，截韋頤，既伐昆吾，夏桀。昔在
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佐右商。

王

天命

此祭祀宗廟，只重湯與武丁看，生商者，追原得國之始，

非并祭契也，旧說以關于契，成于湯，中興與武丁三年

未合，現生商不曰生契，可見一帝命，二受命，明反指二王，

未嘗及契也，正感二字分，王則人心繫于一成，則土

字周子四說以下方命句屬正字、指人心、奄有屬域
字、指土字、受命不貳一結、是武湯事、龍旂二句指人心
邦畿一節指土字、四海二句足言人心、景員句足言土
字、而咸宜句、格應不貳句、是武丁事、首節天命二字贊
下命字、芒、非大、以基天命為大、次節厥后指武湯、方
命四方受命也、以其有子我、故曰九有、先后二字、以古
帝所命、又對孫子而追稱之、不貳是受命之固、武丁句、
在字妙、不貳之命、全已屬之、註猶賴二字未合、既已屬
之、則人心土字、稍不如前、是不宜于武湯矣、直貫咸宜
句、武丁者、強也、武王者、以祖稱武湯、引祖號自居、全是

民、即應之、遂字既字有達化意、烈、亦是乾德與極
撥相類、海外聞風、有截不是寔事、帝自立子時、已自蒼
商、惟夏德未衰、而未嘗有拂逆意、至運數適合、一則必
亡、一則必興、正在湯之時、而湯之生不後、日升者與天
合德、日主陽、故是暢、與上極撥合、生不違而格天之德
達、是無意于受命、祗字即上敬字、上敬字是寧修、下
祗字是敬天、寬畏而無所冀望、而帝命云、式訓法、仍
是率履示民意、祖德合下二節、正是式圖實事、日臻節
是教政、小共節是養育、天休天龍、總由上帝是祗來、還
未說到伐商、伐夏、只言大、小之國、皆見貢、民、

節節是夏受球非合瑞曰制不通刺見恐後

卷八

不屬旗幟之以言各國未繫屬也何天句不是說天之

福湯是湯之担荷天休而能敷政下即天龍亦云、錯

因直接不競三句不競句是緩急得宜不剛句是剛柔

相濟、優、合接百福句、終是天之福湯、通有聚大小為

一之義、五節跋是馬、虎是大、取合國承載意、天既寵我

敢不荷之而養吾勇、不震句虛大變而不疑、懾訓恐、不

懾論大事而不悞、總有統大小莫二之義、大小之圖既

端、然後誅暴以安民、有虞本聖政來、載神東鉞時、仍是

日璿之德、從敬廢行師、終稱無敵、故曰莫言、註誰何

順當、不斥言桀、以苞字擬之、為湯諱也、莫遂句、但說他
不能禦、語亦含、亦見包仁人不殺之義、末二句見不急
進兵、待其悔悟、故先之韋頤與昆吾、按放桀事、可知無
交兵、對夏末世光景、末節因大禱以阿衡故、及之中葉
指商言、湯未更天命時、震業不是中葉、乃桀行暴虐、虐
身及、不勉危懼、允也句、是天深信湯、不是夏臣、確是天
以此與一良佐、阿是倚、衡是平、官名、湯以之為平也、降
字與前湯降二字、生商生字、皆由天命來、寔左又、從
降字一氣貫下、商王二字、遙應禹字、初曰生商、今曰商
王矣、儼然與禹稱二王云。

趙松年

此章重商邑四句、為四方所取正、則是人歸而
服在其中、可以無負天命也、首章伐楚、次章誓楚、三章
諸侯畏服、四章凜于歲事而獲天命、五章方無、六章
声笑而歸于正、通六章特庙以安神、作詩者以高宗功
与湯商、時應親盡、特立百世不遷之庙以祀之、而首章
盛稱其伐楚之功、首句該到声灵二句、不但伐楚是武、
諸侯畏服也是武、第二句乃說說反、兵机貴速、故曰捷、
不說何人之武、概曰殷武、提是本朝是、便有与湯同武
意、深訓胃、是摆險不惧意、襄荊句、即是第二節事、敷其
衆而誓之也、截字对阻字看、既誓後、此所無險、而截然

蕩平、湯開創于前、高宗中興于後、是續武而有此緒、次
節述哀旅時警戒之詞、后國句不是說遠、是說近、有賴
他為屏障意、昔有五句、正見湯初如此、湯孫亦然、是形
上即湯孫二字、不然、只說高宗之緒、已了正解、專是取
貢、王是時見、而莫敢、及下節勿予口氣、都是為五節聲
氣二字作地步、曰商、雖是代改羗輸服之詞、却是作者
露一常字、已該殷武祖孫一体、應三節天命二字、与四
節天命、及命于下國命字、一意、挺是為民而命、列
辟、故歲事、陳及稼穡、惟恐獲罪、想此時殷道衰、
各國嚮望有之、自禹定九州、多辟踐國都于中、

· 卷外國當各有享王定制、故帶禹來、明說九州

國也、歲事是述、或或曠廢、因楚威而復舉之、

稼穡句來、設辟只為養民、則天命無從降監、下

聽者是、諸侯為下民而恐、獲罪于我、為下民而恐、獲

罪于天、不僭句于歲事中、見述、或時定有慶、讓等子、為

養民事起見、不致僭濫、不敢怠、正是有嚴命于下國、不

是命之以天下、是應上節首句、下國即指多辟之後、都

蓋以歲事式序諸侯、不致僭濫、于是天命多辟、以大建

我安養百姓之福、五節挹收、商邑對下國言、下國受命

匪懈、則帝益愈加嚴整、遠人奉命、諸侯畏法、正是四方

取正于我、声指布告風諭言、灵指向明、物言、赫濯昭合
首節挺武意、壽耆指享國之久、軍字指四方鞏固以貽
子孫、就是保、末節九、訓直、斷是斷于產地、遷是遷于
工所、以方絕疊取正、斷以斧斤就裁、處以刀鋸合用、挺
則在上綿延、開則在下宏大、廟後是寢、不說廟而曰寢
以百世不遷、棲神最久、資其安行、孔安處、見湯孫之緒
永、不磨

訪傳傳跡 敦情久人未及勾續園點今早之句
精妙文尚候細心体会也 訪傳學梅好漢

敬修講堂條例

一

聖賢指趣。貴乎互暢。四書拙講方半。或恐疑義未詳。凡詣堂尊宿高明。幸垂指示。即屬聽講。亦可互參。

一當年拙選尾判。間有矯越。茲以尊經輔註。不畔制科。本文所有。向來糊糗。偶尔拈出。一聽班駁。不尚穿鑿。一學庸二書。旨義深美。學者間多逡巡。以至怠而弗竟。茲當先此二種。而論。而並遍及五經。由淺及深。易于會通。諸同學須于日昨。將此日所講。先加揣測。使此中畧有把握。然後就讀。是否與然。

一吾堂以存誠為主。日與古人對面。而尚抱凡心。非所尚也。先戒自欺。不自欺。便不欺人。

孟夫子云。誠能動物。天人交應者是也。他日服官臨民。自有得力處所。

一學者天機固。不可使暗。而名教之樂。實在儀型所為。先民是程者。如父坐子立。徐行後長。如此則心安意順。不如此畢竟亦不穩。堂中大要。已具十必十角之中。此日共事。還宜交勉。啟處務純。尺視聽務儼正。容貌務端莊。言笑務舒婉。久之不期然而然。而道望自尊。

一共學之說本自

尼父已稱合志。豈宜市心。吾輩同堂。宜視為一倅。學問相資。功名相勸。以稍補高深萬一。縱有意見未融。宜看尼山面上。

一講貫云者。原取會通。若只本文死拈。未免生吞活剥。遂至自生矛盾。先儒亦或不免。凡講一句。引悟別句。講此節。推解彼節。俗語云。觸類旁通。入門妙訣。物情雖變幻百端。而道理則一。

二賢顏喟曾唯。不過如此。只安勉攸分耳。

一按題應制。急在扼要。自然入彀。要者題之族也。如解

牛然應節而入。如振衣然。挈領而是。雖負才殊等。風
雲蓬生。而湊理不屬。等子浮艷。索然無味。以理為主。
而辭以快出之。必使辭文怒者喜。坐者起。醉者醒。淺
者因之而深。俗者因之而雅。是所謂造化在手。筆墨
通神者哉。

○○○敬修堂四書講錄自序

吾讀吾

尼山先師孔夫子二語。可與立。未可與權。以知越清任和。一格而聖獨以時。權之謂也。杏壇之上。論道曰時中。曰不思勉。論學曰時習。曰取裁而自諧。其所得曰從心所欲。曰無可不可。自是奉家教者。曰時措之宜。託私淑者。曰不為已甚。而亟口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提循乎權之一字。以為真傳。顧後學後不敢以權作時字譯者。則表章聖訓。防維萬世之指切也。此權之一字。不知何時。目以為反經。于是權遂與經二。降至揣摩家。全竊此字。以欺當世。

而此字乃負似是而非之惑。宋有程朱諸先儒。隨有苦心
設程以明之。寧與共學遠道而底于立進。此則惟學而不
厭者自得之。不必炫一秘字以滋獵等則猶之孟夫子
不成章不達之明詔也。蓋立教與論古不同。立教者急牖
以入門之階。論古者貴核以原之心。解先儒集註務梯後
進。惟恐誤于懸企。謂當口誦習而身踐履之。希賢希聖以
漸至希天。惟是不意後世徒譌此衆射而攻焉。文章也。雖
然。歷代以來得因集註自鄉塾以馴至上雍。咸能窺見大
義。勉于要道。忠孝節廉諸煌々不朽。垂金石共見也。下此
四民之稍習親蒙師稱述。亦頗循依分誼。不遽隕越。伊誰

之功歟。余舍此其安歸矣。若夫原道者。級導與策義有別。別為曾閔之言。當求曾閔之所然。為游夏之言。當求游夏之所然。而況深而求諸子。北面之一人。既不宜以杖之義。俯為杖者作解。又安得以立之義。矯為杖者作解。夫子告哀公博學而後。猶復審問慎思明辨。層累遞進。始發于明善。則夫粗即之望影似。而以為遽得者。猶未也。是編加弗措之功。如降尊。

一聖賢于此三十餘年。與之卧起。同時隨勢。稱情度務。前以為如是。久而又如是。久而又不止于如是。身經治亂興衰之故。兼之講席啟予。名山就正。真覺此四種曹字。

咸有精用。其能煥諸文章。迄于成功。則先儒之守先以待。
意正在是。至于識有或缺。義有未圓。實坐不敏。凡我同學。
屬在聖人之後。幸賜補剔。俾得無罪於。
素王。則先儒咸嘉與之矣。

聽講十二曰

曰息。煩即此耳目。以狎笑謔。則聰明益發。以向古義。輒倦。
欲休久之。卧耳。是未知靜味也。旦覺而百忘俱在。氣清則。
識長。人有之矣。未對古本時。先使內揖移時。蒙氣謝退。隨。
處旦覺。鑑懲于此。好醜自責。吾無惑價。何以息煩在乎空。
中。

石長句

曰了。指聖賢大端。可一舉而盡。處。歸宗其先後。或殊彼。此。不。慊。必有其故。從此勘入。條分縷析。中有按拿。不長。而。是。且。能。見。非。生。疾。勇。于。誅。叛。何。以。了。指。在。乎。明。瑞。曰。辭。深。長。厚。之。意。以。悅。鄉。黨。奉。是。明。理。鮮。不。屈。矣。老。師。之。家。必。有。恒。是。所。為。固。然。者。也。譬。以。一。指。障。目。動。廢。萬。里。吾。去。此。一。指。而。無。窮。生。以。蚺。蜺。之。意。攻。攷。昔。義。矯。入。絲。髮。若。彼。半。活。忘。算。手。軟。何。以。辭。淺。在。乎。深。誅。曰。互。暢。本。義。入。妙。不。能。形。容。常。以。曲。譬。得。之。問。生。平。何。處。得。一。語。某。日。經。一。事。雖。面。盾。甚。山。塵。胸。中。且。化。也。忽。于。此。曰。捷。來。助。我。一。解。至。于。經。史。証。據。既。妙。涵。濡。却。從。不。甚。合。

處尋合。可以論世。可以入情。若徒反矜。犹淺之矣。何以互暢。在乎悟通。

曰。求真從集注索白文。是向米元章學魯公書。多一轉矣。何不竟臨顏本。取子曰。孟子曰。以下通讀幾過。挨節幾過。挨句幾過。挨字又幾過。虛字之乎等復幾過。或不即得。須之復幾過。其幽秘日出。精神益生。客座下對使語心。胆豈有真者哉。何以求真在乎百讀。

龍同考

曰。審族章有主宰。有閏。有血脉。有筋節。題不一形。有如名山洞天。妙于隨步領取。振衣千仞。即小頑。既俱能入情。不惟較重。棄害不守。走百萬徒。自國立敗也。甚至悞賊。

為主全題與敵笑何以審族在乎微重

曰公臆醫者未審陰陽表裏乃自堅獨得以為傲古傲古則已矣病不治也更益以不可救穿鑿之解是也審原委灼情勢洞其金確持是說其實恒平習腐者以為奇過人矣紐彼不然以為我然情義不屬究不顧也何以公臆在乎準是

曰平運左傳未登亦是失運漢書之盛先于史記亦有數存此四種書豈不炳列星萬世不劫顧作者各以其所尚為顯晦人心好險此書便堅人心好膚此書便腐余眼數十年亦似孔孟口中其說屢變務之者變也果求至是此

理不易不倍諸家豈自顯晦何以平遇在乎獲真

曰釋公意在尊古視楮上所見便為今世所無迷渺疑似

無異說空要知名為聖賢之情五官與吾輩等抹落楮上

按以今日事故便得款曲不敢隔孰何以釋公在乎實証

曰矯便人情賞易遇稍艱深便如護痛一振即釋起倒不

卒存一兵心必破此城雖百痺不奪經此大戰諸小關不

值一矢是宜類取性命天人諸條先與融徹人能讀周五

籍百困立解即非殊才亦數行下何以矯便在予如難

曰微休文章自秦漢而下以數字數十字成篇顯于世者

蓋寡欲為波瀾便甚費筆墨這大家而衰極矣請現一聖

諸賢信筆草，百体具備，駢不失方，側不形跡。凡自五六歲時，率讀熾熟，見為故常。若作不經見讀，豈不奇幻無端？後世臨摹孟氏筆法，尚自藍青。況此三書，令人意盡，何以微体在乎臨文？

曰：求濟此大宗師，与其及門各造尔。書非知後世取，以應制應制者偶然耳。云：故將來使觸事有其準，則不至廢壞。乃弋獲而輟棄之，以臨民以輔世，正須囊底有錢，或以一語得加，使可千古寄語登岸，勿遺此筏，何以求濟在乎致用？

敬修堂學庸講錄叙 乙未

余嘗不存解其於緒論情教勢氣諸殘唾或有也於四種書雖及門間稍一竄志之而中有未敢未敢者二曰孔聖人道大妙迄今且將二千年其間豈無絕慧勝智能攻謎解環百不失一乃未嘗盡抉其蘊尚面處所欲後人措舌然則理精未敢是以爲得其義矣閱日而變閱歲而又變迄登座一已又變乃知不歷深故諸窮悟尚是盲人夢五色不可舉也不到此十年讀素位一章猶然謹語偶聞巷嘖或身早晚近狀忽有所悟亦似造物破壁以示不能捷得然則識進未敢已余存誠二字吾黨方奉以望見孔孟

而○以○未○即○是○未○即○已○者○誣○今○与○古○則○盖○有○所○不○敢○十○幾○年○
來○零○作○署○判○見○之○文○末○間○有○發○明○而○破○裂○為○多○十○未○二○三○
今○賣○街○下○術○不○驗○之○占○越○時○覆○按○大○敗○人○意○余○亦○不○免○乙○
未○春○三○偶○過○吳○下○教○及○門○留○南○曾○子○子○思○子○二○書○且○曰○恨○
不○從○雲○居○之○席○余○曰○諸○子○欲○從○故○雲○居○索○解○是○余○數○年○前○
已○是○亦○數○年○前○可○已○中○所○未○敢○則○願○以○未○敢○是○未○敢○已○者○
与○諸○子○共○力○其○何○以○助○我○煖○席○十○日○而○子○思○子○竟○其○与○故○
雲○居○同○異○余○即○不○記○亦○或○教○條○似○今○日○坐○尼○父○壇○上○提○我○
耳○壇○下○以○為○作○秘○也○乃○知○聖○賢○和○簡○上○幾○千○百○字○儘○耕○耘○
加○深○定○多○幾○粒○即○他○搜○百○珍○貝○羅○列○總○不○能○下○肚○無○為○矣○

諸子更須我曾子解合以存。余曰曾見朱夫子來其義未詳。未知孰是何以。毋欺之至也。乃欲多為不誠乎。則同社劉子逸民告我。存未是所以微是。存未已所以微已。顏續續更為之。口者或異口。則耳者或異耳。如處半空。其為何降。立地者不知空中知之也。因復繹故雲居一經十傳之解。而稍示同異。合授汪子古唐沈子仲方等。廣之以祈教我。譬諸未驗之占。以人事試吾術。亦一解也。而有諸難弄。捷則渴于禪棒。率真亦粗于塾板。欲為可思。則解中益解。亦為可現。則解外益解。皆不足以信此書。古註率即文章。與本義俱行。漢以下便不易。且朱夫子已為之矣。

講堂大指說 重卷吳

問敬修堂所學何事。鈞史曰：學聖賢者不一指。此堂所主
無過存誠。而以動物者為驗。存誠云何。成已成物。時措之
宜。直下可認者是也。周秦以前。宋元而後。學分內外。有
疾效而不可久。內者腐中而不可以信。外者與用岐。無休者
亂無用者。不可以治。而益以養亂。于是倖與用互為黨。
之事興。與運俱盡。其初為理。其後為氣。任氣必敗。已事可
微也。宋人主靜主敬之說。非有殊指。願學之而誤者。或荒
于寂。或苦于拘。陽明先生于聖經致知句。刪下三字。則理
不全。又二字中。益一良字。則屬枝解。去物何處得知。曰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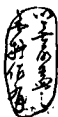
知容有不良者矣。陽明先生諸經濟，純任一誠。晚以三字立教，原非偏內之解。而其門或未大暢厥旨，遂不免于誤。中庸下策，專訓此誠。然無不本于天，而及于物。要知天既生人，貴以有餘補不足。若止自全，論語見善不及一簡，亦儘可上座稱了義。壓倒人也有身，便与物對。何時為無物時？乃曰姑置此。吾只求安頓源頭。然則此目前遇物之時，作何應付？誠之合已物而措以時，當可直括千萬皆見。不是從黑闇落裡出相人物。教人戴臉子過活也。時誠之動物者有殊。匹夫婦未嘗學問，孰其不化亦往。涕泣感人赴虞人所期，抱橋梁而死。諸不可謂不誠而論者，以為愚誠。

取以爲據誠則何也金出土未與金合之以火而金成
爲種之在穀已是生理經培灌而後可食存誠者有其事
中庸擇執五者是也知之事四行之事一可以得其內外
之一致矣吾夫子微服而過時丘而往後世學者所不敢
行以爲近于不誠而聖人之適合于礼義而無所于疵
是故存誠之學能善所不誠者以爲誠聖人深之而名爲
权即有負金石而動雲霓舉不足稱無過則學之不可以
已也誠之動物如磁得針力大者取太力小者取小非磁
則竟無所見矣稍能爲磁皆得自見其能是故敬修堂之
學教人以其誠動一物亦動物積之既久至于無欺夫

人。好。欺。亦。或。有。不。忍。欺。人。之。時。人。群。好。欺。亦。或。有。不。忍。欺。人。之。人。在。吾。族。其。不。忍。是。所。為。動。之。也。人。不。迷。瞶。以。瞶。者。無。迷。人。之。心。人。不。侮。弱。以。弱。者。無。侮。人。之。心。此。至。誠。動。物。之。明。驗。哉。

敬修講堂約

堂有十必十勿之約。十必者。期于是也。不如是。不可以已也。堂之人胥期于是也。堂之人胥期于是。十必。敦倫一根本已撥。違恤其他。雖有高世之譽。為無耳。從忠孝起念。每事依此作榜子。肆舟中流。願吾櫓舵在。必不逐浪。市紛爭而從旁。一語服之義。奉君父者。眾莫能違也。誠存則臣子之所務有進。若但以此二字作羔雞。名至而實不至。則與攸數人倫者。尺寸矣。唐宋而大宋。其于政事。豈不甚有可現者哉。必明理二理之在書冊者。百一耳。得其一以號人。幾何。農間奴。織間婦。目前最近。往有淹博所未及。是



有法。每當收至。不輕掠過。嘗內作迴翔。物便是耳。我自為
深觸類而長。積日以新。故有同論一事。而精粗殊印。現一
物而淺深又殊。讀迴文詩。理博者多所得。是以貴乎明眼。
必謙德。三近好大率。以為風矣。古無絕。非自謂能文。顏顏
諸先生間者。無論鄉閭尊盛。宜得侍坐。即傲然莫京。然則
無所益也。以無所益。上人其獎。過于無所益。一等水不能
加高。以無可受。不擇細古言之矣。夫我持物。與人度。不能
善受。吾物率惜。不與况乎彼。自謂有物哉。必成人。四人雖
至貧。凡所知舉美好事。亦或勉小割。以助之情。不能已也。
彼務雖大。物有敗之。將扶一言。高。天譬之養花。其種

之佳哉。每不多藥。已幸見端。忍今善敗。即過暴戾。亦慈護之。嗟乎。盲失步者。幾就坦途。而恐失之旁。贊一是彼。殆有輕身之樂也。必執要五事。即至溺。必有端委。欲遂一事。亦費月日。况乎相因而起。委復生端。于是終身。遂末而無所。要于成果。能設大題目。以課吾日。即不課日也。課吾年。念。務此其疾。成幸也。即不幸。相因而起。端委互遷。則終身。猶務大也。百年中能完得幾大事。數月後。欲迴舉一端。不得也。數年後。欲迴舉一端。不得也。疲精神于織。屑。裁不止也。疲精神于乖忤。我若夫極細而所關者遠。自以務莫切矣。而寔不足成務。則又有緩急之分。為貴乎其。

審之矣。必濟物。六君子所至有澤。無論得時被萬物。其次
患人以財。否亦患人以言。生造物動變之時。緩急所適有
豈能必不賴人。衣食天地而生。曾不給人。一飽煖鬼神
間之矣。積者必散。止分愉懌。也不如其愉也。必惜時。不
老大傷悲。此粗心耳。昭烈拊髀所見。自殊。願誠高明。定不
欲一世而止。凡數百年傳不衰者。又其初不為于歲月積
累而得此。而荒淹燠寒。徒託將來。以自遣。何益。夫耳目司
右手口司令。俱令曠官。此官勤久亦敝。惰久亦敝。不因無
所為。特堅好以須。交既敝而嘆莫追。則一世之人矣。且為
一世中無用之人。豈不嗟哉。必元品。天下有餘者情也。

不足者勢也。以有餘共此不足。而互畜而後獲。全如處
數大物于一物之中。必各虧稜角。而使一之必遂。一之必
遂。諸重傷矣。此必遂者。不思也。思重傷在彼。而我獨能安
乎。思彼之必遂。而我在重傷之外。則又奈何。必養身。凡吾
儒所務。將以文飾治。問文為身。何物為神之引。而曲折者
是也。無治神之法。有治精與氣之法。精氣固完。神乃益續。
續遠不斷。如回。一算曆。入無間。而愈辦。下以算不及者。或
半通而止。或不及半。或過半而止。則文中高下之數也。惜
其肌節。脉液枯。亂為夢。不清。其于繹理。吾知之矣。必治生
十古人。裹粮遊京師。投贄名碩。始為世所知。否者。尸牖老。

也。窮愁著書。以感綺紈之不自立也。營心朝夕。辛苦華澗。
古伊呂幾人哉。即五經之傳。半朝廷之人。爲之必試飢餓。
乃云固窮。如孔門。而回憲彼求賜。真門外笑。勿者不出。
是也。出是不可也。堂之人胥不出是也。堂之人出是一不。
可也。勿黨同一。既入此堂。必有不入此堂者。堂字後尚從。
土。立地誠高。稱益之以自護。其理則爲黨矣。存誠之學。主。
于悟世。以不立。爾我爲第一義。立爾我。則又不誠之第一。
戒。今日教百里內事。漸且數千里。數百年以之。使後世追。
論。以爲教。修流弊如此。則正先策。而爲吾黨之過也。比年。
文社絲作。彼此攻難。有如大敵。以以求心。無異同。便能。

無敵夫子知我其天四字足撇下說大千矣此閑學術
亦憂在世道吾同學其慎之勿驕亢二歌器之說則熟聞
之矣此為滿者戒也夫不滿而妄自滿哉知之不虛行好
上笑好上則必好譽好譽則必惡不譽則益思不譽人竟
毀人笑相因之勢也吾人病此易去此病益難是有法一
則引古人相擬吾人于古人何等二則引古文相擬吾文
于古文何等三則引古事相擬吾事于古事何等故一平
心無不廢然向聲響而通然得計以為吾聰明大過之
寧將為傲聲響之聰明乎哉勿謂妄三大偽徹天奈何乎
不偽人不許偽而好行偽又奈何乎不偽顧口舌吾口舌

最珍惜。而聽妄用之。是猶藏玉而變。珉人即不指吾不
耳也。且亦不思。自誣以為尊。以誣人為敬。受誣者以為榮。
及至珉珠之實大著。而所為尊與敬。與榮安在。而况誣妄
之所貽。為害于家國天下。有不勝數也。勿駭。四果開戶
而營一物。出異人。果開戶而營一事。出異人。社刻之
行。名在選手。而在上衡文。不能為人名。于是借名者爭走
在下。夫氣動則不能靜。未捷足游乎。禪座。非卧則病。是
故一出門。即工為閒人矣。勿訕。謔。五謔者。訕之漸也。意在
舌端。其所揣摩。不在喉以下。取巧在指顧。當至借彼所甚
諱者。以為端。如緹馬康莊。勢不能空也。或互報而相因。以

刻其羞不報可畏者在是矣。每一語而使人終身不忘。
一語而千萬人爲不悅者。等之言人非公出謂之誠。私出
謂之嘲。成人與敗人其意殊也。勿干與六非我事而我樂
聞之。必聞之。此何意。寵此意則終身務力矣。余曾有句。星
失誓爲石。不復上天。傷失足之義也。局博博蒲。最近末
流。此不才之爲。而聞捷詞。聽取淫酒食。即才者嘗爲之。古
藏亡匿死。鑄法廢。程太史公以填俠烈。不足立教。後世勢
一沉溺。振拔爲難。其不至于掌飯作了局。不可得矣。勿奢。
汰。棄地棄人之日。物生益寡。價倍過半。至一年之用而
絀三年。而金貴于粟。越常額數倍。是一年之用。其爲絀不

知其幾矣。今者皂隸優伶以往炫耀過公卿。此立遣之道也。一物之用必有其宜。用枉其材。謂之悖理。嘗至傷心而況靡盬成風。勇于窮天地。所有豈不危哉。勿狹小如山行得石稍瑩。輒携之歸。以其近玉也。吾輩憐才。亦性然矣。凡天分有餘之人。其所務必加其務。予非吾道。加其務于吾道。亦如無論外之以萬一樹吾敵。非所自便。乃令此道之中有遺人。亦至私矣。窮方僻澁。亦負殊慧。天則至公。且又離俗而信。獨其奉教之篤。遇于名都。數倍將以宏暢壇事。奈何不以誘汲之加。浮泛九人。無果然之氣。美好在前。必不可得矣。常愚之人不動非幾。且為不善。無藉焉為善。

亦無藉也。与善或稍異于不善。与不善亦竟稍異于善矣。是故群然之中。而有断然断不然者。此其人可与言道。夫居乎文弱自安。無所取戾于人。人亦不能執一以非之。及有緩急。率安忍無助。是世界盡隱。而中不動。無造物雲霓救旱。風日嘘生之意。豈有賴哉。勿怠廢。十有所慕而為之。慕之意倦。則竟熄矣。有所矯而為之。矯之力淡。則与波矣。乃自為身心計。何與人事。吾中嘗宜穩打一策。前所欲何如。願今不然。今然矣。何忍後之不然。盡廢其前。我流浪于俗。不知操策。漸即荒廢。離俗而求自然。孤往亦勢然也。人有終身營一事而無成者。即安得不負尔所生哉。

庚戌春二月敬修堂講錄

惟庚戌敬修堂復理講業敬告同人此敬修大指饒舌刺
南有日矣同人習聞之無不以爲是却未見有實一力行
以斯道自任者此是不能說箇不是非能真以爲是也學
者通病專在此處若果信得所講貫經書真有是處句
于我用得著濟得急討得好依了修身便是獨善依了經
世便是兼善在朝不至以富貴而安將就過了一生在野
不至以衣食而字苟且過了一生濟人利物立身成名古
聖賢不是揀人做的五官百骸是人一樣却便是人有分
嘗見一介小夫未嘗讀書識字倘能自愛不肯欺心妄作

他何嘗妄想聖賢。不過要求夢寐安穩。凡人性善的本等。原自如此。及至朝夕寒暑。口口

孔孟的人。到將書本上嘉言善行。只算做古人的好處。盡情推讓過去。却不肯得古人面此遺業。是要後世的人。都得好樣做件好事。成箇好人。不然。他已過世。狼籍這許多涎唾。何用。少息。諸同人聽。次第教之。

五經且閣着。這四種書。那箇不熟讀來。即如放利多怨的話。是為後世私心封殖而發。惕休惻隱。是為後世任情慘刻而發。小有才未聞道。是為後世舞文使智而發。患得患失。是為後世梯榮保位而發。群。冬。日。是為後世朋從佚

游而發。色厲內荏。是為後世假公濟私而發。敗事後食。是為後世曠職素餐而發。與奢寧儉。是為後世窮欲適志而發。致身授命。是為後世顧恤身家而發。餘力學文。是為後世驕縱子弟而發。與爾隣里鄉黨。是為後世不修敦睦而發。獲罪無禱。是為後世走間希寵而發。禦人口給。是為後世譏誚面諛而發。為山一簣。是為後世半途廢業而發。法語巽語。是為後世勸誡不入而發。不愆不忘。是為後世變古更制而發。畧獲陷阱。是為後世行險僥倖而發。如此以往。不可悉數。那。一件。不預先防着。苦口指示。只因平日但作耳邊過。的風。及至失足敗事。然後追悔。嗟乎。後矣。且如

今日立學設官。命題取士。尊經扶傳。陪祀鄉賢。無非奉此
民間延師就塾。諸生會課分經。負笈擔簦。千里筆札。家傳
口授。一室淵源。何嘗舍此。却大家認做具文。沿習故事。不
從此身實落。儻豈不是奉行。與肄習。公私兩廢。大學明
德新民。為修身寔際。若只虛了。將未嘗不是大槩好看話。
理沒聖賢勢。必六籍等廢。楮鼎吹坑焚矣。豈不可畏。
少息屏慮內照。只向先聖先賢。刻求是處。請再研審存誠
之義。所謂存誠者。是吾敬修堂明白持循一箇題目。就如
前輩主敬主靜的說話。但主敬恐涉儻貌。未免擺設。主靜
恐涉墮廢。未免揀擇。只有存誠一。字不落空虛。不煩擺設。

不消地。但不勞等待。隨人做得。甚麼做得。隨時做得。小做。小驗。大做。大驗。只據四書。夫子說箇誠意。又說箇誠身。說箇誠者。又說箇誠之者。却曾子只說箇自慊。子思子就說箇成己成物。如神達天。孟子單說箇反身動物。總是一義。只分安勉。至次學者開手入門。先須識得誠字。此誠不是拙誠。也不是愚誠。何謂拙誠。經漬見諒是也。何謂愚誠。後井求仁是也。所以夫子論學。與論政。誠意之先。須用致知。誠身之實。原于擇善。總是明了方誠。庶幾不錯。自明誠一語。子思子却說得了。當但學者往。自欺。鏡作先蒙。安能燭物。曾子所云。毋自欺。如好如惡。念。無忘功。先慎獨。即

孟子所去反身者是。直到自慊田地。即孟子所云樂莫大
者是。却意之初動。安能便分好惡。須得平日做那格物工
夫。格物絕無奇幻。中庸告哀公明善實事。學問思辨百
千之者。便是從獨知處說。誠的是意。從薦行處說。誠的是
身。子思子統于自成處。候他無息。教人致曲。漸到時宜。是
從夫子人之道三字下。註脚隨于成物處。即孟子所云動
物功配覆載。純亦不已。底于變化。是從夫子天之道三字
下。註脚至于前知之解。原非術數。誠則明矣。外此別無知
幾。是從夫子鬼神德盛章夫微之顯下。註脚若天詩言無
邪。易言无妄。禮言儼若書言精一。是一誠。豈有二諦會。

得大原萬卷可不存一字也少息

朱子註解中庸修道說箇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不可不教
夫賦質庸下遠遜上中天為之矣却人欲面上不止端譬
如鄭衛成風漸靡不化則習俗之累居一氏族相高奢淫
積甚則純結之累居一扶同黨誘妄託聲氣則朋比之累
居一俯仰不給俛就非僻則飢寒之累居一窮鄉僻壤師
智自尊則固陋之累居一養優處逸氣勢凌鏢則聲望之
累居一假仁似義操切物論則武斷之累居一小過薄懲
因循不改則怙非之累居一物窮勢逼救急飾非則詭譎
之累居一扶孱助子轉輾胥溺則牽染之累居一矜才負

氣漸就刻深。則揣摩之累。居一。對命走諾。鋪張聲影。則假借之累。居一。徇俗就下。自甘菲薄。則暴棄之累。居一。此等緣由。不可悉數。少息。

今與同人相勉。只有立志為新。閑要着。可破諸累。夫子所云。志于學。志于道。志于仁。皆是下手。証入一念。便可千古。志真終肯相信。志堅自能獨好。信而好古。却又本此。清同人當下。就向

宣尼至聖先師面前。設大誓願。從此決不退悔。比如皈依外教。常至忘生。移向聖賢。一中授受之處。詩云。自求多福。現生領受。保世滋大。子孫以之。可乎。便宜。須知聖人之徒。

自不啻戲懂養

敬與同人共參大學聖經一章。另有講錄。隨發十難。以開格物之端。後期垂示。

一春秋春王正月。果屬夏正。還屬周正。併輯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為夏為秋。

一孔子尊王。孟子王齊。仲尼之徒。自作翻案。能暢言其故否。

一周以前皆尚右。風云左避。雅云亦右是也。廟禮自當先穆後昭。中庸序昭穆。是左先于右。當作何解。

一孟子以不見諸侯為義。夫子却輕見南子。夫子不見陽

貨却欲赴貨黨公山之召其義安在。

一子思以孫而字其祖、中庸而稱仲尼、陳亢以弟而字其師于同門之前、曰仲尼豈賢于子亢在門外、子思猶復不免、常有深辨。

一論語說禘在魯國及于天下、中庸說禘于武周却說治國皆以掌為形語、定有其故。

一夫子極嘉歎管仲、以為功在天下、受賜至今、孟子卑之、至不足比數、豈有說乎。

一孟子以曾皙為狂者、夫子歸欲之歎、謂不知所裁、即曾皙輩及同三子言志、乃獨與之、是然有大過及門者矣。

果否。

一井田之制、度周時間田尚多、可以按大増減、及考大禹別九州、定墾土田九百一十萬八千餘頃、迄明洪武中、丈量止得土田八百五十萬八千餘頃、是較夏時促額六十萬頃而已、無餘地、當時井制何以可及、又按五穀之樹、地宜已自不同、墾下之桑、九州可蚕之處頗少、二畝半遂為定例、却是如何、又裘與褐已見四書、乃不入制、而五十必衣以帛、又屬難解。

一文字之災、周末為甚、穿鑿附會、離聖侮智、群為不經、何至秦之焚坑、乃云被劫、纂之與、祧之同罪、相傳上古民

風樸略、後世學者漸為鉤深、及考三代以上之書、典謨而下、誓誥臣民、必用精言、加以傳註而後解、而執近大、家以降、蕪陋日甚、豈聰明必不古若與、抑古有殊授、後世萬不可及也。

敬修堂閏二月初集講錄

前講勉同學立志。志既堅切。請箇中庸成己成物二義。什麼叫做成己。已是吾身五官所幹的事。皆是。若錯認。免己二字。把己字撇着。不知伏何處。孔仁那天。下夫子明。說个非礼不可視聽言動。不是視聽言動。便算非礼。要見合礼的視聽言動。終叫做己。孟子所云聖人踐形。亦即此解。那成己實際。不外知行。知是博學四句。行是篤行一句。只同學者錯認博學。但是讀書。為此不應制的人。不肯攬在身上。不知四書出題應制。近代的事。自古學字。訣得廣多。聞多見。全靠耳目採取。若不消博得。先尋那約。處難通。一。

肚皮荒陋。可當得的麼。明是不爭得我多珠子。便思想擺
出夜叉走盤。萬無此理。走過幾个馬頭。比那閑門吃飯的。
自然另。一見識。沙聚而淘金。是也。問是就正的說話。耳目
頗累。雖多。却彼此各據。一是葫芦提。没个准成。不須尋那
老成練達的人。細。考証。也不必果遇老成練達。便是尋
常走路的經過。自然不差。所以大舜好問。適唐也不放過。
却是學問二字。還是飯處的帳頭。大凡未經到手。雖然打
听。講解。極其明白。到得親身體認。尚隔教層。周公思魯而
有不合者。是也。慎字妙絕。枕頭上揣摩。名為獨幾。此處一
錯。便致千里。故須警省。既已能思。似不煩辨得。却辨字要

看得細是論。至次不是這。然論理欲品之希賢希聖希天。善之分鄉分國分天下。其界在何處。明是悟徹。聖經知至二字。恰在此處討得。此四句俗語。說是曉得。下句篤字。是虧不得。一分成色。減不得一分氣力。不靠輔扶。這戲。縣。閃。何時休歇。只是認真打併。過火足色。俗語說是做得。這曉得與做得。拏去治世。便是成物。九經修身以下皆是。但在上的人。難宜講究。難道沒有治世之責。便該撒却。目今處士急思廷獻。要將不曾曉得。不曾做得的勾當。誑騙富貴。過日子。使天下指唾个不了。却不思量未過的時候。也曾偶然分餐。酒。食。至得時候。索在手。易於見傳。却把初心。

竟付流水。豈不可惜。一身寔落下肚。比寒儒增得有教養。
苦爲那四大忘却。群生繫命之意。真是寶山空手。不求你。
家裡拏了錢。當官分散。只消一喜怒。一措置。搵爲百姓起。
見除害興利。也就一時歌呼。百世瞻仰。只因平日誠處。不。
曾留意。看不透。幹不來。所以流深至此。如今不出世的人。
却又往。錯認捐修齋素。搵足隔靴。施食放生。無非管見。
却定。成物的事件。倒不省得。譬如與人共事。一語。一。
有許多後患。與人同里。一身碌碌。長許多高風高明的著。
書立言。啟迪萬世。敦厚的教子。訓孫。勸誘來茲。參軍的。經。
濟。借人極。溺鄉塾的主裁。隨事解紛。孔子司寇三月而外。

孟子齊梁二君以前早已是大聖大賢何嘗定要百拙曰
成已所以成物也外中庸首章解義及答難發難另揭

敬修堂庚戌閏之第一次答難十

答春王正月之難。周初任列國得自為元是教借也。賜朔有告自宜繫列國之史于周元。按春秋之名魯開國有之。則知周官于禮之最大者未免有缺。夫子公魯史于天子。若曰魯不得有史。既沿其名為春秋。安得有垂月令。按元祀之書不自周始。知以子月為歲首。四時故不變也。夏時之行亦論歲首。義是竊取之義。不失尊王。夫子以為罪我在此。沈子墨庵以來次周正之故。二說並存。然事無兩可。余為章子星文作正月辨。叙言之詳矣。

答尊王之難。王便是天子。春秋王在。故得尊之。我國時王

已七笑。譬如周當牧野，使天下另有王。尚漢尊乃武，唐即
微箕不能而欲青孟氏。以孔子尊周之解，議亦固矣。况孟
子念：以王道易世主，以爲必仁義，乃是王明，是不與七
雄以王也。教遇之論，對了諸王，若思王者，此等筆削，直追
尼山。許管仲姑與其載書，卑管仲，毒訛其霸主。孟子曰：以
霸而漸致，禮稱王，無上皆由仲等所致。仍是不與七雄以
王也。與曲贊扶王，非二解。孔孟皆尊王一論，義二論數也。
芥由右之難，右者用左者休也。古以用爲尚，而休自在。何
謂用人生手足？右者獨便。藤蘿等物，率皆右旋。人南行則
必偏西，行則必偏北。黎園中繞塲，右旋則習古射禮，以

中左爲上。殺金右也。崑崙西尊。東海陷下。豈非用使然歟。
何謂條天與日月。其首在東。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爲
始。五味酸爲始。五德仁居四德之首。詩書所載。皆曰左右。
無有右左云云者。廟制確是向東。階階以位。孝子無疑。天
而昭穆則仍以体行。或矯朱註而以武王爲穆考。非是。
荅不見諸侯之難。觀陽虎勸仕教語。傲甚。夫子以道自重。
與孟子非招不往一義。却公山之執桓子。從虎後也。何以
欲往其召。曰託以殺季氏亂賊之心也。執桓當是借公
命以行。召者奉公致辭。玩一首字。必非竟指公山書叛。無
公也。書召借公也。書欲託詞以見意也。書東周政者。罪致

殺者尤罪。皆非同所許也。若見南子。夫子早知人倫乖亂。
必至禍國。大率從夫婦始。因其向道。欲稍正之。而卒不可
得。稱天以誓南子。非自白也。此是聖人權教。非賢者所及。
答仲尼之難。仲尼二字。繫于君子中庸篇首。後又繫祖述
憲章篇首。前是公和廟之作于天下。後是附尼山于帝王
之後。提不敢私其祖。為家裡人。不然。家乘知陳亢仲尼豈
賢之語。或在未束修之前。以子貢猶天之解。而後北面也。
世後子同學。而字師之理。墨廬常云。死哀之辭。不宜見於
山朱顏之日。以為子張一題。皆夫子沒後事。現同堂稍有
異同而知之。但字師之說。又不是沒後輕口。

答兩掃之難。此即春秋書法有升降與奪之義。存傷武之
建考。而繫以國。不。予。其。為。天。下。也。感魯之借大祭而推之
天。下。不。予。其。在。國。也。而以掌於微詞之外。又加形語一格。
答言典點之難。此是進三子也。三子皆不讓。夫子早說在
前。不。吾。知。三。字。明。是。躁。進。急。見。其。和。顏。有。在。人。之。意。與。用
行舍藏。唯。預。有。是。判。然。不。同。豈。是。造。化。因。應。自。然。之。理。而
子。路。併。以。感。二。子。暮。春。數。語。以。應。所。知。絕。悖。却。夫。子。為。躁
進者。下針砭。時至事起。因物付物。廟廊而有江湖之致。練
是大經。濟與。曾。皙。偕。以。化。三。子。詳。在。四。書。講。錄。中。
答井田之難。古河以南外。荆吳不版。猶多曠土。後世促額。

多因畝法不同。蓋鐵論曰：古以百步，漢以二百四十步，明如漢制。周夫百畝，當明四十一畝。况兼河水不由地中，則噬噬不少。瀕海潮汐，堆廢居多。即以明嘉靖去弘治幾何，夾項額四百二十餘萬。霍韜云：非溢恩于撥給，即荒穢于馳盜。非訛誤于冊文，即欺隱于狡猾。然則猶未悉其故矣。至于宜桑之處頗少，即布之棉與苧，尚不能概樹。安得七年皆衣帛，其義未詳。

符、次字之難，古現天察地，初無傳授，分度測野，倡一畫分五行，設甲子，辨危微，豈是後人所辨。當時至人，經由山川，靈氣所鍾，有既絕異，而所學又有殊授。如卜商所述，豈是

恍惚所云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誦。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
子伯。文王學乎鉞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數公俱不甚顯。
于後世。可知當時如數公者甚夥。孔孟之言。當是為世衰。
道微。急于啟悟。貶使易讀。後人何所知。而負奇字。湏人間。
陋矣。

為吳子卜功北堂葉太母孝行開講魯論二章

敬修堂長恭誦

宣聖答孟武伯之問孝有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孝係人
之事何預父母即先之父母無不寔其事于人子此所
答似非所問豈知繫禔正在此曰以感人子也以警人
子也以策勵人子也感云何生我者然為所生者胡不
然警云何生我者尚然為所生者敢不然策勵云何生
我者獨此然為所生者獨此而不然感以情警以義策
勵以力葉母已解得此意書遂創作謂足以解憂而抑
有進焉在孔門師但以教弟在吳門母又以教子不止

於自為孝也。于是下功不敢忘其母之教。乞言以大之。而
余因悟孝哉。閔子一章之解。夫閔子未必不欲諱其孝。乃
以無間言稱之。是又不止于師之以弟為孝也。竇欲借閔
子之父母兄弟以敬天下之為子者也。故曰此全帙諸公
之亟口不啻者以廣母孝也。